

成长中的中国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一次对话

来源：[本站](#)，[转载请标明出处](#)

作者：[陈骏涛](#) [郭素平](#)

时间：[2008-10-04](#)

Tag：

[点击](#)：

对话者：

陈骏涛，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郭素平，女，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社科系副教授、文学硕士

对话日期：2004年11月28日

一种有意味的性别现象

陈：近年来，有件事是颇值得玩味的，我把它叫做一种有意味的性别现象。这就是关于“女性主义”，在一般人的眼里，似乎不显得那么陌生了，它不仅经常见诸报章杂志，也经常成为人们的谈资。以前，在某些男士（那些有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观念的男士）那里，“女权主义”曾经是他们十分讨厌、甚至避之唯恐不及的字眼，如今，“女性主义”却成了他们可以接受的字眼。某些女士以往或许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如今也许仍然不愿公开承认，但至少是不会公然拒绝了，能够以比较平和的心态对待之。公众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接受心理的这种变化，我认为也是女性主义在中国境遇的变化。这说明了中国文化环境的某种变化，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变化。

郭：这可能也和中国女性主义本身的成长有关。从最近出版的由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学术论丛》（12本，九州出版社出版）中，我们也能感觉到女性主义在成长。上个世纪末对女性主义的界定基本上还是女性写、写女性，现今它已从狭仄的空间走向了更加宽广的境域。首先是对有文明的性别意识的男性作家和批评家有了更加理智而真诚的接纳姿态；其次是对以前认为没有女性意识的女性创作文本（像毕淑敏），有些学者也认为应纳入女性主义的研究范畴，因为女性意识是女性的文化基因，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和女性一起相伴而生的，它会以不同的方式随着女性作家视角的不同而流露于她们的笔端。比如写战争，女作家和男作家写出来的东西一定非常不同。如果不进行拓宽，只认“林白陈染式”，我们就可能会陷入另一个版本的“题材决定论”，而女性主义研究和创作也会踟躇不前，这是不利于女性主义文化建构的。这一点和荒林提出的“微笑的女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合谋的。

陈：除了“女性主义”，近年来，“中国女性主义”也逐渐为人们所认知了。过去说女性主义是舶来品，而现在却说女性主义有了中国版——它是西方女性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产物。其实，从西方女性主义传入中国的那时候起，就开始逐渐被改造和转换，直到改造和转换成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样子，如今还正在这个改造和转换的过程中——这是很正常的，就像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也要被改造和转换一样。现在，“中国女性主义”已经成了一个连续出版物的名称，就是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2004年连续出了2期（春季号和秋季号），大开本的，印装得很不错，由很有实力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据说销路也不错，2005年就要改成一年4期了。《中国女性主义》还举起的“微笑的女性主义”的旗帜，向男士们露出蒙娜丽莎式的笑容，表现出对男性的“关怀”。荒林还说，“男性批判”也是一种“男性关怀”。虽然有些男士不喜欢这种“关怀”——一种居高临下的关怀。不过，这至少说明女性主义者对男性的姿态变了——从敌对而到友好。看起来，中国女性主义要成为颇有人气的东西了。这也是一种有意味的性别现象。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是中国女性主义策略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说明中国女性主义真的成长起来了，她不仅要“批判”男性，而且懂得如何去“关怀”男性，从而赢得男性对女性

的支持，已不是简单地排斥男性、反对男性了。这的确是个不小的变化。

郭：让人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我想可能是和这个理论的主体有关吧。这个理论无论怎样变迁，她的主体首先应该是女性，主题首先应该是解决女性的问题，否则，就可能偏离航道，不能到达彼岸。

陈：这么说当然有道理。“父权制”几千年了，始终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现在女性应该高扬其主体性。因此，我对某些女性有时表现出来的某种偏激能够理解，不像某些男士总觉得是受不了，甚至不能容忍。

中国女性主义的行进旅程

陈：中国女性主义，如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算起，到现在也不过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她经历了从萌生到成长的过程，尽管目前仍处于成长期，但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

郭：对，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您是较早涉足这个领域的批评家，而且关注的时间也比较长，您认为她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呢？

陈：一般认为，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经历了三次浪潮，即三个阶段。应该说明的是，在中国新时期，妇女问题的提出，最早不是在社会学领域，而是在文学领域，正像李小江所讲的，有关妇女的文学，是社会讨论这一问题的“导火索和先驱”，这很像“五四”时期。因此，我主要从文学思潮这个角度来考察。

第一次浪潮是在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后期，这是中国女性主义的萌生期。从翻译介绍西方女权主义及具有女权倾向的女性文学，到建构中国自己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批女性主义先行者做了许多筚路蓝缕的工作，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著述。如朱虹对女权主义的介绍（《美国女作家作品选》），李小江率先主编的新时期的第一套“妇女研究丛书”（其中如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和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自己的一间屋》（王还译）的出版，及至90年代初，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刘思谦写的《娜拉言说》，或译介，或建构，都对后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一批女性主义者中，有的的确是有自觉的性别意识的，如朱虹、李小江、孟悦、戴锦华，尽管有人（如李小江）不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具有自觉的性别意识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出于作为女人这一群体的朴素的性别意识，她们还是谨守着“首先是人，然后是女人”这一观念的，如刘思谦、盛英等。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收藏\]](#) [\[推荐\]](#) [\[评论\]](#) [\[打印\]](#) [\[关闭\]](#)

0
顶一下

上一篇：[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获奖作者精品卷点评（3）](#)

下一篇：[生命的再造和张扬——我与女性文学](#)

最新评论 共有 0 位网友发表了评论

查看所有评论

发表评论

评论内容：不能超过250字，需审核，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用户名:

密码:

€ 匿名?

[发表评论](#)

[注册](#)

栏目列表

徐虹	其他
阎纯德	路文彬
李玲	方刚
舒芜	刘伯红

热点关注

- [成长中的中国女性主义一](#)
- [性别意识和超性别意识一](#)
- [一部现代版的情性交响曲](#)
- [钟晶晶：“生活在别处”](#)
- [夏娃言说——近年几部女](#)
- [《画廊》热过说《画廊》](#)
- [顾艳：从“本色”到“角](#)
- [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
- [顾艳：永远的追寻——](#)
- [“这一个”须一瓜——谈](#)
- [生命的再造和张扬——](#)
- [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获](#)
- [对人对世沧桑和无常的咏](#)
- [\[陈骏涛\]“女性与文学艺术](#)
- [毕淑敏：中性的写作](#)
- [当代中国（大陆）三代女](#)
- [自恋和自省、自强——女](#)
- [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获](#)
- [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获](#)
- [东坝的悲情与风情——评](#)

相关文章

- [话说周瑾](#)
- [成长的足迹——祝亚峰](#)
- [东坝的悲情与风情——评](#)
- [当代中国（大陆）三代女](#)
- [答万莲子女士](#)
- [沉潜中的行进——2003—](#)
- [对人对世沧桑和无常的咏](#)
- [一部现代版的情性交响曲](#)
- [“这一个”须一瓜——谈](#)
- [《花纹》弁言](#)